

看诗不分明

(53)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以雄浑气度、遒劲笔力、险峭锋芒书写的一个名字：韩愈。这位唐代著名文学家，不但是古文大家，“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也是中唐诗坛巨擘，在李白、杜甫之后，“劈山开道，自成一家”（清赵翼语），开创了新的诗派，为唐代诗坛吹进了清风，注入了活水。

唐司空图认为：“韩吏部歌诗数百什，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州集后》）”宋欧阳修则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张戒也认为韩诗：“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姿态横生，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清叶燮总结道：“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

如此大家，后人看他自然是仰视角度，敬则敬矣，有时却也生出一些距离感，觉得不够可亲。其实，在气势磅礴、天马行空、雄奇险怪、超迈俗世的主要风格之外，韩愈的一些小诗非常清新可喜，足可拉近我等和昌黎先生的距离，提升领会韩诗的心理温度。

脍炙人口、稚童能诵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就是最好的例证：“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全诗明白如话，却活画出一幅早春景象，别出心裁又意境浑然，因此历代称赞不绝，或将此诗和苏东坡的《冬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相提并论曰：“两诗意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或誉之为“能摄早春之魂”（钱仲联、徐永端语，《唐诗鉴赏辞典》）。

“草色遥看近却无”，端的是“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观察之细致，描绘之传神，立意之新妙，令人一读难忘。每年春来草萌的时节，那水彩晕染的嫩绿总让我想起这句诗，觉得是韩愈让我在

巨笔作小诗

潘向黎

早春和唐代的细雨、草色一次次重逢。性格刚直而经历坎坷的韩愈，似乎对春天有特殊的热情。这种感情在诗中处处可见——他急切地盼望春天，甚至将雪花都想象成春天的繁花：“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春雪》）他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地体察春天草木挽留春天的“心思”：“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晚春》）如此爱春惜春，自然会邀约朋友一起春游，遇到朋友不来，韩愈还会告诉他，他错过的是何等如梦美景并且埋怨对方爽约：“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这一次，和韩愈一起春游的有张籍，因爽约而被埋怨的是白居易。张籍是韩愈文学观的追随者，而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和创作理念则和韩愈大相径庭，想想真是有趣。韩愈毕竟是韩愈，他的思想像寒光闪闪的宝剑，无法掩盖其光芒。“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更有无穷求福人。”（《题木居士·其一》）借愚昧的人对着朽木求福的滑稽场景，讽刺官场中常见的丑恶而可笑的现象。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游太平公主山庄》）明写太平公主的遮天权势，暗讽其转眼倾覆，赞叹其表，辛辣讽刺其里，而且锋芒指向当时炙手可热的当权者。难怪前人不无感叹地评论：“读韩昌黎诗，知其诗世莫能容。（明陆时雍《诗镜总论》）”事实上，岂但其诗，连其人也“世莫能容”。

读这首小诗，眼前如有画卷，对太平公主当年的富贵和跋扈留下深刻印象，同时领悟到：这样的一大片庄园很快就“属人”了，可知权倾一时也不长久。纯以形象入诗，读来平易可亲，与韩愈“以议论入诗”的代表作迥然不同。

思虑，力大，气足，韩愈是真正的大手笔。小诗虽不代表他的最高成就，但别是一番性情流露，足可读之味之，唇齿噙香。

喝茶与品茶不同，喝茶是为了解渴，满足生理需要；品茶则是为了精神需求，重在意境，从茶汤的色、香、味、形之中得到艺术欣赏和审美情趣。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茶艺滥觞于晋代，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演变而逐步成熟定形。晋代杜育《荈赋》对茶汤沫饽的描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晬若春敷。”成为对茶汤审美的标准。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提出“益茶”之说，即茶具选配要衬益茶汤之色。如果说杜育对“茶汤沫饽”的描绘是茶技所创造的自然之美，那么陆羽“益茶”之说则是自觉为之的艺术追求。

中唐是品茶艺术的成熟时期，这时人们已从审美情趣的角度来品茶。唐代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通过“三饮”的过程，叙说他端着飘香的瓷碗饮茶时从解困、清神到悟道的美妙感觉，即从生理上的满足到精神上的享受；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描绘饮“七碗茶”的不同感受。当饮到第五碗至第七碗时，已是身轻神爽，飘飘欲仙，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诗人们在品茶中受到心灵的感动，便激发了这番感叹与抒怀。历代文人士都把玩茶作为风雅之事。宋代文人士热衷斗茶与分茶，为“较铤篴之精，争鉴裁之别”，互相赠茶索泉成风，当时茶艺活动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实践。南宋诗人徐玠诗云：“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道出了古今爱茶人对茶的钟爱与感受。明代改为散茶撮泡以后，更加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较茶品、争茶艺，成为时人应有的风尚。明代张源在《茶录》中把茶技艺中精华与核心直接称为茶道。当代茶人融汇历代茶人的智慧与创造，赋予茶艺之美更为丰富的灵性和内涵，通过茶艺活动陶冶情操，培养情趣，使人们达到一种平静和谐的精神境界。

同样冲泡、品饮一杯茶，由于每个人自身秉赋、文化修养和社会阅历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与感悟。茶艺之美不仪仅是艺术与生活的结合，蕴含着人生哲理。它的魅力和生命力，或许就在这个中。



夜光杯

兴国路就在我家的右拐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方圆 5 分钟的步行路程就有三片小菜场，而和小菜场结伴而生的路边小吃摊，总是上海滩的一大风貌。我就读的淮二小学是下午上四节课，我发现一位叫国良的同学在第四节课时总是不见了。有一天放学后，我在兴国路上看到他在帮人余萝卜丝油墩子。一切都明白了。

奇怪的是班主任庄老师也不责备国良缺课，有一天，趁国良不在，他对全班同学说国良家庭有困难，希望大家能够捐献一点粮票给他。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她说：我们自家也不宽裕，但是应该帮助困难的同学。当晚，我拿着母亲给的粮票和当时在外就餐时要用的“就餐券”兴冲冲地赶到国良的家。国良妈妈借着弄堂里昏暗的路灯，在水龙头下洗衣服，她用围布擦了擦手，接过粮票操着皖北口音连声说谢谢、谢谢，又朝里屋喊话：“国良，同学来了！”

我走进屋，一间 20 来个平方米的前客堂，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盞 25 瓦光的吊灯就是全部的电气设备了，用白色道林纸裹了裹儿作灯罩，棕绷放在两条板凳上，就算是床了，有一个床连棕绷也没有，就是两块“排门板”（当时商店打烊后要上“排门板”保护玻璃橱窗），上面一条没有被夹里的旧棉絮。国良在一张

破旧的方桌上做写字课的作业，两个妹妹坐在方桌旁边，大一点的妹妹用一个啤酒瓶盖在“拆纱头”（当时穷苦人家在旧棉织品上拆下纱头，又叫“回丝”，卖给工厂一斤可得壹角伍分钱）。

国良爸爸一年前以所谓的“反革命”被遣送青海劳改，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妈妈在龙华拉“塌车”（一种载货的平板车）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在我们升六年级时，就是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让过了，国良全家被注销上海户口，遣返安徽农村。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初，政策开放，又是在兴国路小吃摊见到国良在卖烘山芋，再次见面，他显得老了，才 30 来岁，鬓脚处已有白发，烘山芋时的烟气把脸庞熏得黑黑的，他胡子没刮，戴着袖套，上衣被烤炉溅出的火星烧成一个一个小洞……几天以后，我选了几件旧外套给国良送去，他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从前客堂搬到后门侧的汽车间了，他和老婆、三个孩子围在一台 9 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前，倒也其乐融融。国良执意要请我吃晚饭，把我带到兴国路、泰安路口的一家饭店。

“我赚的钱肯定比你多，以后就不要给我送衣服了，”他压低嗓音告诉我：“在浦东买了套房子，但是不能让派出所知道的。”见我似乎没有完全听懂，他又说：“你知道

的，我的户口还在袋袋里，还在跟他们搞呢。”（意思是要派出所允许户口报进。当时外地居民到上海长住要报“临时户口”，俗称“袋袋户口”）国良买了房子，对于当时月工资 41 元的我来说，不啻是一个震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那被烫鳊鱼的热水泡得白花花的双手，在诉说着震惊背后的故事。我后悔送他旧衣服，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不过，就在第二天，我看到国良穿着我的那件旧“的卡”中山装在烘山芋了。

去年六月，一位移居美国多年的老朋友回上海讲学。他和我谈起非常留恋兴国路的小吃摊，说当年上面放一个鲜虾的萝卜丝油墩子是跑遍世界也吃不到的美食。我想起了国良，他或许知道哪里还有卖这个的。我拨打国良的手机号码，停机了，我想他一定是换了号码还没有通知我，在兴国路上起早摸黑、含辛茹苦数十年之后，国良值得过一个安逸的晚年。

框，顿时我对他也产生了兴趣和敬意，很想对他进一步了解。他说他很早就搬走了，有时候路过延安路总发现儿童艺术剧场大门紧闭，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儿时最喜欢的儿童艺术剧场十几年关闭不开放？话说到这，接他的车来了，这里是路口要道不许停车，他不得不急忙向我告别上车走了。匆忙中，我连他的姓名都没来得及问，望着他那远去的

“我是看着儿童戏长大的”

夏克强

通过这次巧遇，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宋庆龄主席为什么在国家最虚弱时期要建立儿童剧团、儿童剧场。

那时，我们儿童艺术剧场可以称得上是上海最漂亮的剧场，观众席有楼厅，上下可坐 1400 人，台口下方有可容 40 人乐队的乐池，红丝绒大幕灯光一打金光闪闪！舞台很大可以吊景，台边有可安置几个戏景的仓库，后台有演职员休息、后场室。那里能听到舞台上演出的进度，和舞台监督的提醒，

马勒的第一交响曲虽然有一个关于死亡和葬礼的第三乐章，但我始终认为这部交响曲表现的是生命的灿烂和自然的光明与生机勃勃。

晏几道的词里有很多思念之情和天涯之愁。杜鹃的鸣叫只是稍稍地安慰了一下思念的烦躁。不过用自然之声来抚慰内心的愁思，这一点晏几道和马勒是想通的。

百花深处杜鹃啼

——听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

蔡西民

当马勒借着第一交响曲开始他精神生涯的生死之旅时，这部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人类行进历程和意识觉醒过程的杰作。

但我宁愿不把它理解得那么严肃而形而上，而只把它当作是一首对大自然的颂歌。

第一乐章音乐起始，是一个安静的自然的黎明。接着，百花开了，杜鹃啼了。世界真美丽。这是一个明朗、清新而又美丽的春天。

第二乐章中，马勒用他自己喜爱的连德勒舞曲雄浑而简单地描绘自然里生命的活力。

第三乐章是一首关于死亡和葬礼的深思悲歌，让人隐见马勒在他后来的交响曲中对生死的不懈追问。

最后的乐章在一记大钹的猛击之后，弦乐疾飞，管乐齐鸣。生命仿佛陷于一种极度的快乐之中，作曲家心中的高山大海终于在自然的花开，杜鹃的啼叫，和生死的追思之后被唤醒了，自然原来是如此辉煌。

当然马勒的音乐不会仅仅是对自然的白描。清脆的杜鹃的鸣叫多少还是夹杂着一些思乡的哀怜和对游子的安慰。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勒对自然的歌颂。

第一交响曲的标题为“巨人”，也许只有巨人才配得上马勒心中对大自然的称呼。

好瓜知时节

那秋生

西瓜是舶来品，乃从西域传来的瓜也，古人称之为寒瓜。梁代沈约最早有诗：“寒瓜方卧垆，秋薄正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范成大的绝句曰：“碧蔓凌霄卧软沙，年来处食西瓜。形模活落淡如水，未可葡萄苜蓿夸。”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西瓜的场面，有诗为证：“拔出镗金刀，斫破苍玉瓶”；“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肤。”元代夔的西瓜诗写得好：“恨无纤手削驼峰，醉嚼寒瓜一百同。缕缕花衫粘唾着，痕痕丹血捣肤红。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从此安心师老圃，青门何处问穷通。”还有明代瞿佑的妙句：“结成晞日三危露，泻出流霞九酝浆。”清代纪昀的好诗：“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煖倾渚茶。”



贵妃荔枝图 (中国画) 成立

今年初我到江苏路诸安浜路去办事，在找门牌时略感有目光投在我身上，回看，是一位 60 开外的老先生。当我俩的眼神碰到一起时，他立刻问我：“您是几艺剧院的夏克强老师吧！”我想，演员在街上被人认出并非稀罕事，大概是我在哪一部电视剧扮演了哪个人物老先生认出来了，我朝他笑了笑算是默认。他主动说：“我念小学时就住在延安路儿童艺术剧场边上，经常到几艺剧场去看你们的演出，”他说他看过《马兰花》《小白兔》《枪》，还看过我和董明（剧院老演员）表演的相声。特别喜欢我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扮演的唐僧。他至今还能叫出几艺剧院许多人的名字：刘安吉、孔小石、董明、姜自强、战车、张承明……天哪，我不由佩服起这位老先生的好记性。要知道，他说的这些人和事，起码是 50 年前的事了！特别是儿童看戏一般只记剧中的角色形象，从来不计、也记不住扮演角色演员的姓名，而这位老先生恰恰什么都记得那么清楚！他说：“我是看着你们演的儿童戏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形成是和你们的工作分不开的……”听他这一席话，我这个老头的眼泪差一点流出眼

框，顿时我对他也产生了兴趣和敬意，很想对他进一步了解。他说他很早就搬走了，有时候路过延安路总发现儿童艺术剧场大门紧闭，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儿时最喜欢的儿童艺术剧场十几年关闭不开放？话说到这，接他的车来了，这里是路口要道不许停车，他不得不急忙向我告别上车走了。匆忙中，我连他的姓名都没来得及问，望着他那远去的

“我是看着儿童戏长大的”

夏克强

通过这次巧遇，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宋庆龄主席为什么在国家最虚弱时期要建立儿童剧团、儿童剧场。

那时，我们儿童艺术剧场可以称得上是上海最漂亮的剧场，观众席有楼厅，上下可坐 1400 人，台口下方有可容 40 人乐队的乐池，红丝绒大幕灯光一打金光闪闪！舞台很大可以吊景，台边有可安置几个戏景的仓库，后台有演职员休息、后场室。那里能听到舞台上演出的进度，和舞台监督的提醒，

有服装、道具室，楼上有容纳 50 人的男女化妆间，化妆灯一开满室灯光辉煌。我记得，我们这些演员演完戏后兴奋地都不愿离开剧场，大家泡杯茶，品味着刚才演时的快乐，寻找今天演出中的不足，探讨着明天演出改进的方案。有时候灵感一来，自己演员在大镜子前改起妆来，有的还将自己画成魔鬼。老演员姜自强在自己脸上化妆成斯大林模样，有时候化装成列宁，再加上表演动作还真像！剧组每次上演都要在后台出墙报，许多人投稿，有建议，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天，会将昨天值班导演和舞台监督对演出详细评议、意见转达给各部门，并即时改进。演员在这样的氛围下，能永远保持创作的新鲜感，始终处在创作的激情中，戏自然会越演越好！

1994 年，我带着剧团在儿童剧场演出俄罗斯著名的童话剧《小白兔》，听说我们演出后剧场将停业，原因是剧场要大修。没想到一停业将近 20 年。如今，我们有了一座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儿童艺术剧场，我想宋庆龄主席在天有灵，一定会露出满意的微笑！

儿童剧场是许多人童年的幸福记忆。

十日谈

我与儿童剧场